

承言

道德理論踐行研究中心月報

二〇二六年四月一日

第二十二期

《承言》目錄

每月一號出版

霍學研究：許志毅（會長）

唐學研究：陳健恩（副會長）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|
| 研究方向：..... | 1 |
| 霍學研究：霍師的教化哲學——相應之意義：引導反省與開發（十三）..... | 2 |
| 唐學研究：經典的出現..... | 5 |

霍學：研究方向

- 霍師之思想，通透靈活、敏銳深刻，常常能在電光火石之間給學生當頭棒喝。此有賴霍師思想中“化繁為簡”之能力。
- 此“化繁為簡”之能力，落入於教化之上，使人能一方面根於理論、根於經驗，但另一方面又能超越理論、超越經驗之框框而有新的創造。
- 我們將透過霍師之教學個案，呈現霍師之教化哲學以及其思維能力，從中展示霍師對於唐君毅先生學問之繼承與開新。

許志毅 會長

唐學：研究方向

- 一般研究唐先生的學者，以其序言的結論為核心，但文章內的心路歷程，才對實踐障礙，有提點的作用。
- 另外，他們把義理，分類列點，成為架構。但從實踐上，如何開始？如何繼續？則難解答。要活化義理，把架構變成動態，必須說明次序與因由，才對實踐步驟，有指引的作用。
- 再者，唐先生必依中國傳統哲學，即以人生之事為起點。人生之事，即生而為人，知有父母，有家庭成員等。再記為知識，才能在生活中，作純粹思考。所以人生之事，首先並非知識，而是感受：內心的苦與樂、精神的升與降、理想的顯或隱、得失的喜與哀，甚至一念之過位或復位。這一切，都是生命中的“承擔者”與“承繼者”，在人生之事上，所必經歷的心路歷程。

陳健恩 副會長

霍學研究：霍師的教化哲學——相應之意義：引導反省與開發（十三）

許志毅

上文提及一首偈以總結前述之意思：

心本光明，障礙橫生；正面之光，必及反面；
 自我無相，其念機微，障礙無根，一念不覺；
 一念陷溺，一念錯認，一念執著，虛構自我；
 甚深無明，我與世界，對立格局，盡皆虛妄；
 上來所論，非為戲論，乃言實踐，願君行動。

我們提及成長的問題屬於行動上的問題、實踐上的問題。現在我們就進一步從實踐的角度，看看該位學生內心的歷程，並從中印證上述偈中之道理。

首先我們要明白人的情緒生起的過程。作為一個生命主體，人本來是可以主宰自己的生命的。當人面對外界對象的時候，內心會產生對象的形象，然後我們會對對象判斷、思考，並且作出反應。到這個地步還沒有甚麼受情緒所影響之問題可言。然後，當我們經過上述的歷程、作出反應以後，我們的內心會有種種反應：喜、怒、哀、樂、懼、愛、惡、欲等，例如我們看到一個蛋糕在前，我們吃了它，覺得很好味道，於是便覺得很開心，產生喜或樂的情緒；這個蛋糕，看上來很好吃，可是不知道被誰偷了，不見了，沒有得吃了，於是就很生氣，產生怒的情緒；看到朋友，可是知道他將會離開，要離別，心中就很難過，產生哀的情緒；如果我們遇到意料之外的事情，例如在趕路上班，卻遇上大堵車，於是就擔心遲到，心中有懼的情緒；如果在上述的情緒反應引發之下，例如吃了蛋糕，覺得很好吃，很喜歡，很愛這種感覺，於是就產生愛的情緒；如果這個蛋糕是很難吃的，於是就很討厭，不想再吃，於是就產生惡的情緒；由愛或惡，就會產生正面想追求或反面想避開的想法，這就是欲的情緒。當然，要具體分析，則可以有更多的情緒的內容，甚至上述的描述也可以有進一步討論的餘地。我們這裡不在於準確地描述情緒的內容，只在於說明，人的內心，是會受外在對象的帶動之下，產生不同的情緒。

本來，對象消失以後，其影響就會沒落，可是人的心靈往往會在不知不覺之間留駐在對象之上，或情緒之上，於是心靈就會被對象或情緒所牽引帶動。例如，面前的蛋糕很好吃，本來吃完了就沒事了，可是心靈留駐在蛋糕之上、在享受蛋糕美味之上、在愉悅的情緒之上，於是念念不忘，日思夜想，搞到連飯也不想吃，只是想吃蛋糕，這就變成貪吃了。表面上，好像是人被蛋糕所吸引，實際上，是人的心靈留駐在蛋糕之上。佛教說“著境”、“著相”、“住相”（境、相就是對象）就是這個意思，結果心隨境

轉，不得自由。

在心理學的理论之下，認為人有自我，這個自我有種種本能欲望，必須要得到滿足才行，例如，人的自我需要獲得欣賞，那麼我們就要讓他得到被欣賞的滿足，否則就會產生情緒。近代流行“童年陰影”的講法，例如一個小孩子常常被父親責備：“你真是一個沒有用的廢物！”於是心中形成一種自卑、恐懼、害怕、覺得自己沒有用的情緒，日積月累之下，這些情緒好像滾雪球一樣，越滾越大，於是這些情緒就變成一個有具體影響力的東西，潛藏在心中，不斷發出影響，也就是所謂的“童年陰影”，於是即使長大了，整個人還是被這個“童年陰影”所籠罩影響。所以“童年陰影”的內容，其實也就是情緒。情緒對人的影響可以很大的。站在心理學的角度，由於其理論的前提之下，要處理這些情緒問題，主要就是站在處理這個“自我受傷”的問題，例如，有“童年陰影”，則把自我的受傷原因歸結為“我不值得被愛”、“被別人認為我不夠好”、“被別人責備、遷怒，導致都是我的錯”、“我只能做到完美，別人才會對我好”、“我的意見沒人在乎”等，如果要治愈，則只能針對自我，讓自我滿足、強大或堅定，例如“我不能脆弱，不能依賴別人”、“我當時只是個孩子，沒有能力決定大人的行為”、“他們的情緒、他們的選擇，不是我的責任”、“我不需要為別人的錯懲罰自己”、“我的感受很重要，我有權表達”、“過去沒人聽，不代表現在不能被聽見”、“我先尊重自己，別人才會跟著尊重我”等。所謂處理自我受傷的意思，就是所針對自我沒有得到滿足，乃至受到打壓而傷害之問題，採取種種方式，滿足自我、填補自我的空虛，讓自我可以重新挺立。無可否認，這些方法是有具體的效果，對於治療創傷，有明顯的幫助。然而，站在生命成長的角度來講，則有所不足，這些方式只能是“輔助”，幫助受傷者振作，但是要真正成長，則還需要進一步的學習，如果沒有進一步的學習，則這些做法甚至會引致另外的問題。就好像“用藥治病，病好藥捨”，如果藥不捨，那就肯定會有“副作用”出現。

我們再看看東方文化對於情緒處理的智慧。從原始佛教時代開始，佛教一直強調“人所受的苦源自他對生命（自我）的了解有偏差，所以有不如法的行為（業），最後便要償付代價（業報）”。而情緒則是人的“煩惱心、偏見心障礙著他對生命的了解”，所以要解脫的話，就要“觀心無常、觀法無我，越出羈絆，才能不受情緒所傷”（摘自霍師《法住於世、教應篇》〈情緒〉一文）。從中我們可以看到，佛教並非採取直接處理情緒或滿足自我的進路，而是釜底抽薪，徹底“解消自我”，把情緒的源頭打掉，讓真正的生命釋放出來，使生命進入新的境界。至禪宗時，則結合儒家、道家思想，產生了中國佛教思想的高度智慧“一念的哲學”，把轉化、提升、成長、開悟之事歸於一念之間。

人接觸外在對象時，心中自然會產生相應之形象，這是正常的。但要留意，佛教指出一切事物皆緣起緣滅，倏忽生滅。因此心中的形象亦會隨外境之出現或消失而生滅，這本無問題，到此階段也無所謂煩惱與否。

問題究竟在何處？在於我們的思想、我們的心，或用「念」來說——若念頭停留、黏著於外在對象之上，這便是「住」，煩惱由此而生。例如，當人遇見喜愛之人，心中有此形象、此對象，便會心生歡喜；可當要與所喜愛之人分離時，便會難過傷心。這種歡喜與難過傷心其實是正常的——不這樣，反倒不似常人。但問題在於，如果我

們一直滯留於歡喜或傷悲的情緒之中，時常念想「我要見到此人」，可是現實上見不到，便很難過，覺得人生沒有希望似的，整個人很失落，沒有動力，如此便開始有煩惱，煩惱正是由此而來。煩惱生起，則障礙生命，不能看到真實，導致虛妄的人生。

因此佛教說「無住」，指出雖然心中會因外在對象而出現種種形象、產生種種感受，但是念頭不必滯留、不必黏著於此。「無住」便是這個意思。人本無煩惱，心本來可以與真實相應，能依法而行，為何卻會有此「住相」而導致煩惱？此留待下文論述。（未完，待續）

唐學研究：經典的出現

陳健恩

經典出現的時序，有甚麼意義？

以下列出有關儒家經典：《易經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易傳》、《中庸》。

《易經》包含在內，因它確實對儒學思想的發展，有重要影響。

《論語》之後，儒家經典相繼出現，究竟當中有甚麼意義？

若說：“開展思想內容”。對的。但為開展內容的目的是甚麼？

若說：“切合不同需要”。亦是對的。但並非完全為了切合後學的不同程度，而是回應時代的不同挑戰及需要。

若說：“發揮核心觀念”。同樣是對的。儒家經典，必定有共通的核心觀念。

開展內容，切合程度，發揮觀念，它們都是採取客觀描述的說法，但這個問題，需要從內容去了解。中國經典出現的意義，必需從過程中、經歷中、體會中去明白。

高度、廣度、深度

展開內容越多，越容易分散。從高度、廣度、深度，三維度相應展開，便能貫通表面分散的內容。因為每人的思維不同，吸收能力有別，認識三維度，沒有一定的先後次序。其中，可先從廣度開始，即橫面的擴展，見不同的內容及思維的模式。當中可欣賞及讚嘆其多樣性，撐開自己的思維與胸襟，以後能作深度開發的準備。從廣度認識開始，可避免空言深度概念的毛病，朱子就最能認識這個問題。

廣度之後，發現事理間，表現形式會有不同，但理念相近。例如，仁慈在某處，以溫柔的形態出現；但在另一處，則以嚴正的形態出現。經驗知識，當然是獨立。我們要從不同的經驗處，看到共通，才認識世界的深度意涵。認識具深度，才懂得舉一反三，能善用譬喻，學習也較能通達。陸象山就十分重視這種對深度的認識。

深度的認識，不單只要能思維，還更要依靠體會方法，當年孔子就體會出人性最深刻的本質，他稱之為“仁”。從廣度不斷認識世界，就是生命往外通。依深度認識理念，就是生命往內通。由高度認識天地，就是生命往上通。

孔子體會“仁”，當然包含認識的高度。但我們一般人，就沒有那麼容易，依“仁”可直接了解到天地。認識天地，或許應先從認識的深度開始。從我們生命的主體，發揮起作用，如笛卡兒所說“我思故我在”。從生命主體提起精神，去領悟道理，我們才明白，一直以來，不同的生命主體，就算古往今來，都同樣能認識此深度。人愈能擴展他三維度，愈能不被具體現實經驗，阻礙他的思維。所以，他們可看大自然，也能看出天地間深刻的道理，然後能譬喻，能作詩詞，能體會，能感受，能安頓，能講學，能傳道。這裡不只是角度的問題，也不是廣度的平面思維問題，而是

涉及宇宙普遍性的問題。某些理念，不單一個人能表現，而且古往今來的人亦能表現，甚至日月星辰也能表現。於是，這普遍性理念，不只通於古今之人，亦可通於天地萬物。這就是認識的高度，當中有多少會涉及到宗教的情操。

守住儒家的深度

經典在時序中不斷出現，從廣度見內容的開展，看到文化的生活內容；從深度見變易中的不變，看到道德實踐的根源；從高度見道理的普遍，看到天德流行的境界。這就是儒學經典的相繼出現的豐富涵義。

於此，廣度然後深度，深度再有高度。這個深度，是儒家精神的核心樞紐。

本人認為，儒家經典的相繼出現，最重要的是：**守住儒家精神的深度**。

孔子言仁，當然達到了儒家的深度。

問題是，不同時代的新思想衝擊，都容易令人忘失對這深度的體會。就如練武與學藝，很多人看到新鮮語言或技術，便仰慕於花巧，忘卻基本，根基不紮實，面對挑戰，回應便不徹底。孔子已達到儒家的深度，找出“仁”的深刻性情，儒家經典的開拓，其中的最重要核心任務，面對不同的思想衝擊，就是“守仁”。

體會主體

所謂“孔曰成仁，孟曰取義”。在孟子時代，墨家重實利，成為一流行學說，如今日的功利主義。當人未深刻體會“仁”，面對墨家講實利，便容易動心。這就是基本功不足，便不能守仁。孔子並非輕實利，否則不會周遊列國求功業。只是，孔子永遠先考慮人內心的性情。更不是泛道德主義，而是事由人成，那必先考慮良心一關，才不會產生大錯，這就是“苟志於仁矣，無惡也”。這刻，是誰用力去考慮？是誰用心去關注？別人迫是沒可能的，所以關鍵是自身主體發力。

所以，主體性便是動力的關鍵。由自己的生命主體，自發地承擔這方面的責任，這就是“我欲仁，斯仁至矣”。

體會主體，運用主體，這就是創造主體。如何用力，把思想，把事情，給良心體會一番。在儒學的發展史上，這工夫顯得特別重要。於此，經典不斷的出現，就是展現各時代的生命主體，在面對不同的時代問題上，如何去面對，如何去用力。

結論

所以，儒家經典的相繼出現，就是為了回應時代的問題與挑戰，從不同的維度，守護儒家學問的深度，儒家核心的精神，就是這樣傳承下去。

從另一角度講，不同的經典，就是儒家不同維度的開展。所以，不存在讀某一經典便足以。因為，每一部經典的深處，它們都互相涵養，亦互相開展。